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十六卷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

晚山青，一川雲樹冥冥。正參差煙凝翠，斜陽畫出南屏。館娃歸吳台游鹿，銅仙去漢苑飛螿。懷古情多，憑高望極。且將樽酒慰漂零。自湖上愛梅仙遠，鶴夢幾時醒？空留在六橋疏柳，孤嶼危亭。待蘇堤歌聲散盡，更須攜妓西冷。藕花深、雨涼翡翠；菰蒲軟、風弄蜻蜓。澄碧生秋，鬧紅駐景，彩菱新唱最堪聽。一片水天無際，漁火兩三星。多情月為人留照，未過前汀。

這首詞兒是石次仲西湖《多麗》一曲。天下有兩種大恨傷心之事，再解不得。是那兩種？一是才子困窮，一是佳人薄命。你道這兩種真個可憐也不可憐？在下未入正回，先把月下老故事說明。唐朝杜陵一人姓韋名固，幼喪父母，思量早娶妻子，以續父母一脈，不意高卑不等，處處無緣。韋固甚是心焦。貞觀二年將游清河，寓於送城南店。韋固求婚之念甚切，就像豬八戒要做女婿相似，好不性急，到處求親。適有一人道：「此處恰好有一頭親事，是前清河司馬潘昉的女兒，正在此要尋一好女婿，你來得正好，明日與你到他家去議親。」約定明早在店西龍興寺門首相會。這一夜韋固只思量一說便圓，巴不得即刻成親，在牀上翻來覆去好生睡不著。未到雞鳴，早起梳洗，戴了巾子，急忙出門，三腳兩步，早已到龍興寺門首。不意去得太早，那裡有起五更說親的媒人？並不見所約之人，那時斜月尚明，但見一個白鬚老父倚著一個巾囊，坐在龍興寺門首階上，向月下翻書。韋固暗道：「這老父好生怪異，怎生這般勤學，在月下觀書？不知所觀何書？」遂走到老父身邊，看這書上之字都是篆、籀之文，一字也識不出。韋固甚是詫異，問這老父道：「老父所看何書？小生少年苦學，無不識之字，怎生這字恁般奇異？」老父道：「此非世間之書。」韋固道：「既非世間之書，請問老父果是何人？」老父道：「吾乃幽冥之人也。」韋固驚異道：「既是幽冥之人，何以到此？」老父道：「你自來得太早，非我不當來也。凡幽吏都主人生之事，生人既可行，幽冥獨不可行乎？今道途之行人，人與鬼各半，人自不識耳。」韋固道：「請問老父所主何事？」老父道：「主天下婚姻之事，這便是婚姻簿籍。」韋固見老父說「主天下婚姻事」，正是搔著癢處，便問道：「今我十年以來，遍求婚姻，處處無緣。今潘司馬的親事還成否？」老父道：「非也。君之婦方三歲，到十七歲方與君成親。」韋固道：「怎般遲？」老父道：「此是冥數使然，不可早也。」韋固道：「囊中何物？」老父道：「這是赤繩子。」韋固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老父道：「凡是婚姻，及其相坐之時，潛用赤繩係其足，隨你貴、賤，窮、通，遠、近，老、少，中國、夷狄，冤、親，再不走開。今君之足，我已與你係於彼矣。」韋固道：「吾妻安在？其家何為？」老父道：「此店北賣菜家陳媪的女兒。」韋固道：「可見否？」老父道：「可見。彼常抱來賣菜，郎君若能隨我同行，我當指示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天明，那所約之人尚未來。老父把手中之書藏於囊中，遂負囊而行。韋固跟隨在後，走入菜市，果然見一眇目老嫗，手中抱著一個三歲女孩，且是生得醜陋。老父指道：「此君之妻也。」韋固大怒道：「殺之可乎？」老父道：「此女子明日有子有福，當食大祿，因子之貴，當封夫人，又可殺乎？」說罷，便不見了老父。韋固明知其異，畢竟怪那女子醜陋，遂磨快一把小刀付與小廝道：「你若與我殺了賣菜的女兒，我賞你萬錢。」小廝次日袖中藏了這把快刀，走到賣菜場中，看定這眇嫗的女兒，一刀刺之而走。一市鼎沸起來，大叫：「捉殺人賊！」這小廝落荒而走，幸而得脫回來。韋固問道：「曾刺得殺否？」小廝道：「咱看定了要刺其心，不意中盾，但不知死活何如？」

後來潘司馬親事究竟不成，連求數處，都似鬼門上占卦一般。直到十四年，韋固以父蔭參相州軍，刺史王泰命韋固攝司戶掾。韋固大有才能，王泰甚是得意，遂把女兒嫁與韋固為妻。那女子年可十六七，顏色豔麗，眉間貼一花鈿。韋固問道：「你怎生眉間貼這花鈿？」女子不覺淚下道：「妾非郡守之親女，乃其姪女也。父親曾為宋城知縣，卒於任所。妾時尚在襁褓，母兄相繼而亡，只有一莊在宋城南。乳母陳氏憐妾幼小不忍棄妾，養於宋城南店，日日賣菜，供給朝夕。妾時只得三歲，被賊人所刺，幸而不死，但眉心傷痕尚在，故貼花鈿以掩其丑。七八年間，叔父從事盧龍，哀妾孤苦，遂認以為女，因而嫁君也。」韋固道：「汝之乳母陳氏眇一目乎？」妻道：「果眇一目，君何以知之？」韋固道：「刺汝者非他人，即我也。」妻子驚問，韋固細細說緣故道：「汝當日甚醜，我心嗔怪，所以要刺死。若像今日這般顏色，斷不刺也。」夫妻遂驚歎冥數之前定如此。後妻果生男名韋鯤，做雁門太守，封太原郡太夫人，與月下老人之言一毫無異。後宋城宰聞知此事，題此店為「定婚店」。如今說媒人為「月老」者此也。有詩為證：

急急求婚二十年，誰知婚在店門前。

有刀難斷赤繩子，徒使傷痕貼翠鈿。

古來道：「紅顏薄命。」這「紅顏」二字不過是生得好看，目如秋水，唇若塗朱，臉若芙蓉，肌如白雪，玉琢成，粉捏就，輕盈嫵娜，就隨你怎麼樣，也不過是個標緻，這也還是有限的事，怎如得「佳人」二字？那佳人者，心通五經子史，筆擅歌賦詩詞，與李、杜爭強，同班、馬出色，果是山川靈秀之氣，偶然不鐘於男而鐘於女，卻不是個冠珠翠的文人才子，戴簪珥的翰苑詞家？若說紅顏薄命，這是小可之事，如今是佳人薄命，怎麼得不要痛哭流涕！從來道：

聰明才子無錢使，齷齪村夫有臭錢。

駿馬每馱癡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話說那朱淑真是錢唐人，出在宋朝，他父母都是小戶人家出身，生意行中不過曉得一日三餐、夜眠一覺，如此過日便罷，那裡曉得什麼叫做「詩書」二字？那朱淑真自小聰明伶俐，生性警敏，十歲以外自喜讀書識字。看官，譬如那漢曹大家，他原是班固之妹，所以能代兄續成《漢書》；蔡文姬是蔡中郎的女兒，所以能賦《胡笳十八拍》；謝道韞是謝太傅的女兒，所以能詠柳絮之句；蘇小妹是三蘇一家，所以聰明有才；畢竟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。那朱淑真是何人所生，還是何人所教，不知不覺漸漸長大，天聰天明，會得做起詩來，真叫做「詩有別才，非關學也」。曾有《清畫》一絕做得最妙，道：

竹搖清影罩幽窗，兩兩時禽噪夕陽。

謝卻海棠飛盡絮，困人天氣日初長。

朱淑真一法通時萬法通，會得做詩，又會得做詞。從來做詞的道：「要宛轉人情，低徊飛舞，驚魂動魄。」朱淑真偶然落筆，便與詞家第一個柳耆卿、秦少游爭雄，豈不是至妙的事麼？他因春光將去，杜宇鳴叫，柳絮飛揚，愛惜那春光不忍捨去，遂作《送春詞》一首道：

樓外垂楊千萬縷，欲係青春少住春還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，隨春且看歸何處。滿目山川

杜宇，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。把酒送春春不語，黃昏卻下瀟瀟雨。

朱淑真雖然做得甚妙，卻沒一個人曉得他。就是做了，也沒處請教人，不過自得其得而已。那時年登十七歲，出落得更好一個模樣。怎見得好處，有《鷓鴣天》詞兒為證：

盈盈秋水鬢堆鴉，面若芙蓉美更佳。十指袖籠春筍銳，雙蓮簇地印輕沙。神情麗，體態

嘉。螭首蛾眉更可誇。楊柳舞腰嬌比嫩，嫦娥仙子落飛霞。

不說這朱淑真聰明標緻，且說他一個娘舅叫做吳少江，是個不長進之人，混名「皮氣球」。你道他專做的是那一行生意？

踢打為活計，賭博作生涯。

一生無信行，只是口皮啞。

這吳少江始初曾開個酒店在天瓦巷，後來一好賭博，把本錢都消耗了下去，借了巷內金三老官二十兩銀子，一連幾年再也沒有得還。金三老官問他討了幾十次，吳少江只是延挨。那金三老官前世不積不幸，生下一個兒子，杭州人口嘴輕薄，取個綽號叫做「金罕貨」，又叫做「金怪物」。你道他怎麼一個模樣？也有《鷓鴣天》詞兒為證：

蓬鬆兩鬢似灰鴉，露嘴齜牙額角叉，後面高拳強蟹螯，前胸凸出勝蝦蟆。鐵包麵，金裹牙，

十指插槌滿臉疤。如此形容難敵手，城隍門首鬼拿過。

金三老官生下這樣一個兒子，連自己也看不過，誰人肯把女兒與他做妻子？除非是陰溝洞裡掏臭的肯與他結親。金三老官門首開個木屐雨傘雜貨鋪。這金罕貨也有一著可取，會得塌傘頭、釘木屐釘，相幫老官做生意。吳少江少了銀子，無物可以抵償，見金三老官催逼不過，要將這外甥女兒說與金三老官做媳婦，那裡管他是人是鬼，是對頭不是對頭，不過是賴債的法兒。那金三老倒有自知之明，見自己兒子醜陋不堪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也再不與他說親，恐苦害人家女兒。今日見吳少江說要將外甥女兒與他做媳婦，便是一天之喜，那二十兩銀子竟不說起，反買些燒鵝、羊肉之類，請吳少江吃起媒酒。杭州風俗，請人以燒鵝、羊肉為敬。吳少江見金三老官買燒鵝、羊肉請他，一發滿懷歡喜，放出大量，一連倒了十來壺黃湯，吃得高興，滿口應承，不要說自己外甥女兒，連隔壁的張姑、李姑、錢姑一齊都肯應承。倒是金三老官過意不去，道：「難得少江與我作伐，但我兒子十分醜陋，恐令親未必肯允。」吳少江道：「我家舍妹，凡事極聽我的說話，就是人家兒子相貌醜陋些何妨，只要掙家立業賺得錢，明日養得老婆兒女過活，便是成家之子。若是那少年白面郎君，外貌雖好看，全不中用，養嬌了性子，日後擔輕不得、負重不得，好看不中吃，反苦害了老婆兒女。你兒子實是幫家做活之人，說甚麼醜陋不醜陋！」金三老官連聲稱謝道：「全要少江包荒。」吳少江道：「這頭親事全在於我。」金三老官甚是感激，就走進去箱子裡尋出那二十兩借票，送還了吳少江，道：「事成之後，還有重謝。」吳少江喏喏連聲，收了這紙借票作謝回家。有詩為證：

皮球作怪事全差，豈有嫦娥對夜叉？

二十兩頭先到手，亂將甥女委泥沙。

話說那吳少江一心只要賴他這一主債，那裡管外甥女兒？果然一席之話，先騙了這一紙借票過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親事說成了，還有謝禮在後。只不要說出相貌醜陋，自然成事。事成之後怕翻悔恁的來？」遂走到妹夫家裡，見了妹夫妹妹，說了些閒話的謊。說謊之後，便道：「我今日特來替你女兒做媒。」妹妹道：「是那一家？」吳少江道：「就是我那天瓦巷內金三老官的兒子。金三老官且是殷實過當得的好人家，做人又好，兒子又會幫家做活，你的女兒嫁去，明日不愁沒飯吃、沒衣穿，這也不消得你兩個老人家記掛得了的。況且又在我那巷內，只當貼鄰間壁相似，朝夕相見的，又不消得打聽。我決無誤事之理，也不必求籤買卦，那些求籤買卦都是虛文。只是你知我見，便是千穩萬穩之事。只要那裡揀日下禮便是。」那皮氣球的嘴，好不伶俐找絕，說的話滴溜溜使圓的滾將過去，就在別人面前，尚且三言兩語騙過，何況嫡親骨肉，怎不被他哄了？若是朱淑真的父母是個有針線的人，一去訪問，便知細的，也不致屈屈斷送了如花似玉的女兒。只因他的父母又是蠢愚之人，杭州俗語道：「飛來峰的老鴉，專一啄石頭的東西。」聽了皮氣球之言，信以為真，並不疑心皮氣球是慣一耍說謊之人，即時應允。

那皮氣球好巧，得了妹妹口氣，即時約金三老官行聘。恐怕夜長夢多，走了消息，妹妹翻悔，趁不得這一主銀子，遂急忙行了聘禮。行聘之後，父母方才得知女婿是個殘疾之人，怨恨哥哥作事差錯。那皮氣球媒錢已趁落腰，況且已經行聘，便膽大說道：「律上只有女人隱疾要預先說過，不然，任憑退悔。那裡有女家休男之理？若是女人醜陋，便為不好，如今是男人醜陋，有甚妨事？男人只要當得家，把得計，做得生意，賺得錢來養老婆兒女，便是好男子。若是白面郎君，好看不中吃，要他何用？糧不糧，莠不莠，日後反要苦害兒女。況且你女兒是個標緻之人，走到他家，金三老官夫妻自然致敬盡禮，不到輕慢媳婦，你一發放心得下，怨恨恁的？你的女兒只當我的女兒一般。我曾看《西遊記》，那豬八戒道得好：『世上誰見男兒丑，只要陰溝不通通一通，地不掃掃一掃。』那豬八戒是個豬精，尚且菩薩還要化身招贅他做女婿，何況金三老官兒子，又不像豬八戒那般丑頭怪腦之人，清清白白，父精母血所生，又不是怎麼外國裡來的怪物東西，為甚麼做不得你家的女婿？」皮氣球說了這一篇話，父母也不知《西遊記》是何等之書，只道豬八戒是真有的事，況且已經行聘，無可奈何，怨恨一通，也只得罷了。有皮氣球詩為證：

八片尖皮砌作球，水中浸了火中揉。

原來此物成何用，惹陽招拳卒未休。

那時只苦了朱淑真，聽得皮氣球這一篇屁話，恨得咬牙切齒，無明業火高三千丈。只因閨中女孩兒，怎生說得出口？只得忍氣吞聲，暗暗啼哭不住，道：「我恁般命舍，不要說嫁個文人才子，一唱一和，就是嫁個平常的人，也罷了。卻怎麼嫁那樣個人，明日怎生過活？只當墮落在十八層阿鼻地獄，永無翻身之日了。空留這滿腹文章，教誰得知！」終日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一日聽得笛聲悠揚，想起終身之苦，好生悽慘，遂援筆賦首詩道：

誰家橫笛弄輕清，喚起離人枕上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，非關吹出斷腸聲。

次年紅鸞天喜星動，別人是紅鸞天喜，唯有朱淑真是黑鸞天苦星動，嫁與金罕貨，那時是十八歲。朱淑真始初只道還是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及至拜堂成對之時，看見金罕貨奇形怪狀，種種驚人，連三分也不像人，竟苦得他兩淚交流，暗暗的道：「這樣一個人，教奴家怎生承當！這皮氣球害我不淺，我前世與你有甚冤仇，直如此下此毒手？只當活活的坑死我了。」有董解元《弦索西廂》曲為證：

觀了他家舉止行為，真個百種村。行一似桤栳，坐一似獼猴。甚娘身分，駝腰與龜胸，包

牙缺上邊唇。這般物類，教我怎不陰晒？是閻王的愛民。

說話的，你只看《水滸傳》上一丈青扈三娘嫁了矮腳虎王英，一長一短之間，也還不甚差錯。那潘金蓮不過是人家一個使女，有幾分顏色，嫁了武大郎這個三寸釘谷樹皮，他尚且心下不服，道錯配了對頭，長吁短歎。何況這朱淑真是個絕世佳人，閨閣文章之伯、女流翰苑之才，嫁了這樣人，就是玉帝殿前玉女嫁了閻王案邊小鬼一樣，叫他怎生消遣，沒一日不是愁眉淚眼。那金三老官夫妻見媳婦果然生得標緻，貌若天仙，曉得吃虧了媳婦，再三來安慰。你道這樁心事，可是安慰得的麼？只除不見丈夫之面，倒也罷了，若見了丈夫，便是堆起萬仞的愁城，鑿就無邊的愁海，真是眼中之釘一般。無可奈何，只得顧影自憐，燈下照看自己的影子，以遣悶懷。有《如夢令》詞為證：

誰伴明窗獨坐？我和影兒兩個。燈盡欲眠時，影也把人拋躲。無那，無那，好個悽惶的我。

朱淑真自言自語道：「昔日賈大夫醜陋，其妻甚美，三年不言不笑。因到田間，丑丈夫射了一雉，其妻方才開口一笑。我這丑丈夫只會塌傘頭、釘木屐釘，這婦人又好如我萬倍矣。古詩云『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』。若嫁了這樣丈夫，不如嫦娥孤眠獨宿，多少安閒自在！若早知如此，何不做個老女，落得身子乾淨，也不枉壞了名頭。」你看，他一腔愁緒，無可消遣，只得賦詩以寫怨懷：

靜看飛蠅觸曉窗，宿醒未醒倦梳妝。

強調珠粉西樓上，愁裡春山畫不長。

又一道：

門前春水碧如天，座上詩人逸似仙。

彩鳳一雙雲外落，吹簫歸去又無緣。

又一道：

鷗鷺鴛鴦作一池，須知羽翼不相宜。  
東君不與花為主，何事休生連理枝？

那朱淑真看了春花秋月，好風良日，果是觸處無非淚眼，見之總是傷心。你教他告訴得那一個，不過自己悶悶。倏忽之間，已是正月元旦。曾有《蝶戀花》詞記杭州的風俗道：

接得灶神天未曉，炮仗喧喧催要開門早。新禧鐘馗先掛了，大紅春帖銷金好。爐燒蒼朮香  
繚繞，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。燒得紙灰都不掃，斜日半街人醉倒。

話說杭州風俗，元旦五更起來，接灶拜天，次拜家長，為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，簽柏枝於柿餅，以大橘承之，謂之「百事大吉」。那金媽媽拿了這「百事大吉」，進房來付與媳婦，以見新年利市之意。朱淑真暗暗的道：「我嫁了這般一個丈夫，已夠我終身受用，還有什麼『大吉』？」杭州風俗，元旦清早，先吃湯圓子，取團圓之意。金媽媽煮了一碗，拿進來與媳婦吃。淑真見了湯圓子好生不快，因而比意做首詩道：

輕圓絕勝雞頭肉，滑膩偏宜蟹眼湯。  
縱有風流無處說，已輸湯餅試何郎。

那詩中之意無一不是怨恨，錯嫁了丈夫之意。不覺過了一年，次年上元佳節又到，燈景光輝。朱淑真看了往來看燈之人，心想：「縱使未必盡是佳人才子，難道有我這樣一個丈夫不成？我前世怎生作孽，受此苦報？」做首詞兒名《生查子》道：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

又題詩一首道：

火樹銀花觸目紅，極天歌吹暖春風。  
新歡入手愁忙裡，舊事經心憶夢中。  
但願暫成人繾綣，不妨長任月朦朧。  
賞燈那得工夫醉？未必明年此會同。

話說那朱淑真愁恨之極，日日怨天怨地，無可告訴，只得寫一張投詞，在家堂面前日日哭訴道：「我怎生有此不幸之事？上天，你怎生這般沒公道？你的眼睛何在？怎生將奴家配了這般人？」拜了又訴，訴了又拜。那投詞上寫道：

訴冤女朱淑真訴為冤氣難伸事：竊以因材而篤，乃天道之常；相女配夫，實人事之正。以故佳人才子，適葉其宜；愚婦村夫，各諧所偶。半斤配以八兩，輕重無差；六畫共成三爻，陰陽有定。念淑真生無一黍之非，配有千尋之謬，雖面目肌發具體而微，乃籛際、戚施較昔而甚。春花秋月，誰與言哉？良夜好風，噉其泣矣！斷腸有分，瞑目何嫌？繾綣司乃爾糊塗，赤繩子何其貿亂？恨纖手不能劈華嵩之石，怨綿力無由觸不週之山。實天道之無知，豈人心之多瞞？試問淑真以何因緣而受此苦！謹訴。

那朱淑真怨恨冲天，日日拜告天地，從春間拜起拜至深秋。

一日晚間，正在那裡焚香拜告，只見兩個青衣女童請他到一個所在。重重宮殿，中有金字額，題「繾綣之司」四字。左右皆錦衣花帽之人，威儀齊整。黃羅帳內，中間坐著一尊神道，眉清目秀，三絡髭須，帶紫金冠，束紅抹額，穿紅錦袍，係白玉帶，開口道：「吾乃氤氳大使是也，主天下婚姻簿籍。汝怨氣冲天，日日告拜天地，玉帝將汝投詞敕下繾綣司，吾今閱汝投詞上有『生無一黍之非，配有千尋之謬』，汝但知今行無『一黍之非』，不知前世有『千尋之非』哩！汝聽我道，汝前世本一男子，名何養元，係讀書之人。裡中有一女子名奚二姐。那何養元一日在樓下走過，見奚二姐生得標緻，遂起不良之心，勾引奚二姐身邊一個丫鬟，名為玉蘭，傳消遞息，將奚二姐奸騙了，誓有夫妻之約。一年之後，何養元中了進士，嫌奚二姐是小戶人家，又嫌他是失節之人，不肯成其夫妻。奚二姐遂嗔怪那玉蘭道：『是他傳消遞息，壞了我身體！』奚二姐遂含恨而死，玉帝殿前告了御狀，要索取何養元性命。從來陰府之罪以負心殺生為重，幸何養元生平不食牛肉，曾有戒殺之功，功德廣大。又曾誦觀世音菩薩《普門品》三年，頭上火光冲天，鬼使不敢近身。因此官高爵顯，位列三台，壽餘七十，福報已盡。命終之日，玉帝敕我繾綣司行報，我遂把奚二姐為汝之夫。因他不守閨門，淫奔失節，有傷風化，所以罰他丑頭怪腦，愚蒙不識，為人世所賤。因何養元破敗奚二姐女身，又害他性命，所以罰汝轉身為女子。因有不食牛肉戒殺誦經之功，所以使汝標緻聰明，能為詩文，亦罰你五年含恨而死，以償其負心之罪。玉蘭轉世為皮氣球，當日是汝叫他傳消遞息，害了奚二姐性命。如今亦是他做媒說合，害汝性命。但玉蘭是罪之首，皮氣球死後罰作糞中之蛆，永絕人身。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，並無一毫差錯，你待埋怨誰來？不要說你一人，俺這婚姻簿上就如算子一般，一邊除進，一邊除退，明明白白，開載無差。」遂命帳前判官取簿籍過來，一一指與朱淑真道：「我細說與你聽，昔日西子傾覆吳王社稷，我嫌他生性狠毒，把他轉世為王昭君，吳王轉世為毛延壽，點壞了昭君容貌，使他有君不遇，有寵難招，直罰他到漠北苦寒之地，與胡虜為妻，死葬沙場，至今有青塚之恨。卓文君乃王母玉女，蟠桃會上拍手驚了群仙，玉帝牒我繾綣司注他有再嫁之過。蔡文姬前世為妒婦，絕夫之嗣，上帝大怒，遂罰他初適衛仲道，被胡虜左賢王虜去十二年，又嫁屯田都尉董祀，一生失節，極流離顛沛之苦。潘貴妃、張貴妃、孔貴妃等俱以驕淫惑主，敗國亡家，罰他二十世為娼妓。薛濤、蘇小小前世俱為文人才子，只因生性輕薄，不信三寶，轉世罰作妓女。晉綠珠有墜樓之忠，田六出有投河之烈，正氣凜凜；綠珠轉世為劉令嫻，嫁與徐悱，田六出轉為關氏，嫁與常修，都為佳人才子，詩詞唱和。蘇若蘭織錦回文以邀夫主，後世仍托身蘇氏門中為蘇小妹，竇鞏為秦少游，依舊夫妻相得，小妹微妒，所以先少游而死。原妾趙陽台，為長沙義娼以終其志。趙陽台生前不信三寶，亦罰為娼女。其他夫妻俱有因緣報應，一一都載有這簿籍上，盡是前世之事，不止於今生也，我繾綣司斷不糊塗。汝五年限滿，償了奚二姐之命，若仍舊戒殺誦經，命終之日當轉世為男子，投托好處，休得怨恨！」說罷，仍命青衣女童送回。朱淑真從殿門而出，一路上回來，還至身邊，青衣女童大叫數聲，遂欠伸而醒，恍惚之間，如有所見，都一一記得明白。自此之後，怨恨少減，因而戒殺誦經，以保來世。

那時有個魏夫人，也會得做詩，但他的夫主不似金罕貨這般粗蠢。魏夫人聞知朱淑真做得好詩，自己不信，道：「世上既生周瑜，難道又生諸葛亮不成？我不信還有好如我的哩！」遂置辦酒肴以邀淑真，命丫鬟隊舞，因要淑真面試，以辨其真偽，遂以「飛雪滿群山」五字為韻。淑真乘著酒興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依韻賦五絕句。「飛」字韻道：

管弦催上錦茵時，體態輕盈只欲飛。  
若使明皇當日見，阿蠻無計恍楊妃。

「雪」字韻道：

香茵穩襯半鉤月，往來凌波雲影滅。  
弦催緊拍促將遍，兩袖翻然作回雪。

「滿」字韻道：

柳腰不被春拘管，鳳轉鸞回霞袖緩。  
徹《伊州》力不禁，筵前撲撲花飛滿。

「群」字韻道：

占斷京華第一春，清歌妙舞實超群。  
只因到曉人星散，化作巫山一段云。

「山」字韻道：

燭花影裡粉姿閒，一點愁侵兩點山。

不怕帶他飛燕妒，無言逐拍省弓彎。

朱淑真走筆題完，文不加點，不惟詞旨豔麗，連那飛舞之妙一一寫出。魏夫人見了大驚道：「真既生瑜又生亮也！」從此敬服，結為相知之契。朱淑真生平沒人知他詩詞，今日遇見了魏夫人，方有知己，每每詩詞往來，互相談論古今文義，極其相得，竟如女夫妻一般。雖然，女夫妻怎比男夫妻，畢竟鬱鬱而死，只得二十二歲，果應繾綣司五年限滿之言。淑真死後，皮氣球亦立刻而死，人說他被淑真活捉而去，足以為說謊做媒者之戒。那蠢父母又信和尚之言，把朱淑真的屍首清明前三日一把火燒化了。杭州風俗，小戶人家每每火葬，投骨於西湖斷橋之下。白骨累累，深為可恨。他那蠢父母不唯火葬了朱淑真的屍首，又並生平所做詩文也拿來火葬了，今所傳者不過百分之一耳，豈不可惜！後來王唐佐為之立傳，魏端禮為輯其詩詞，名曰《斷腸集》，刊布於世，人人膾炙，朱淑真之名方才驚天動地，人人歎息其薄命。至今杭州俗語道：「大瓦巷怨氣冲天」者此也。有詩贊道：

女子風流節義虧，文章驚世亦何如！

蘋蘩時序寧無預，詩酒情懷卻有餘。

愁對鶯花春苑寂，苦吟風月夜窗虛。

丈夫莫羨多才思，宋女不聞曾讀書。